

## 1. 大事不好了



早晨，我刚到学校，就听到走廊那边有人在大声喊：“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”

宫间瞳跑了过来。她和我一样，都是三年级一班的学生。

“喂，小瞳，走廊危险，不许跑！”



我刚说完，小瞳就冲着我大声喊叫：“啊，笨龟，大事不好了！”

小瞳紧紧抓住我的手臂。

“讨厌，我的名字叫龟吉，不许叫我什么笨龟！”

这时，小瞳说：“叫什么都不是重要的，先不说这个。”

说完，她两眼紧紧盯着我的脸看了又看。

“笨龟，你必须说实话，不是你偷的吧？”

“你，你莫名其妙地说什么呢？一大早就说别人是小偷！快告诉我，什么



事儿让你那么慌张？”

“那个东西不见了。”

“是零食吗？”

“笨蛋，怎么会是零食！是奖杯不见了，年级接力赛上得的那个冠军奖杯不见了！”

“啊，那可不得了！可是，为什么你会认为是我偷的呢？”

“因为笨龟你不擅长运动，接力赛时只能啃着面包当啦啦队员呀！”

“虽然是那么回事……”

“我们班得了年级第一，颁奖时，你不是在啃果酱面包吗？”



“可是那是奶油面包啊……”

“别管什么面包了！还有，你好像之前还在信吾面前吹牛，说自己跑得很快，一定能帮我们班获胜……”

“呀，虽然我说过那样的话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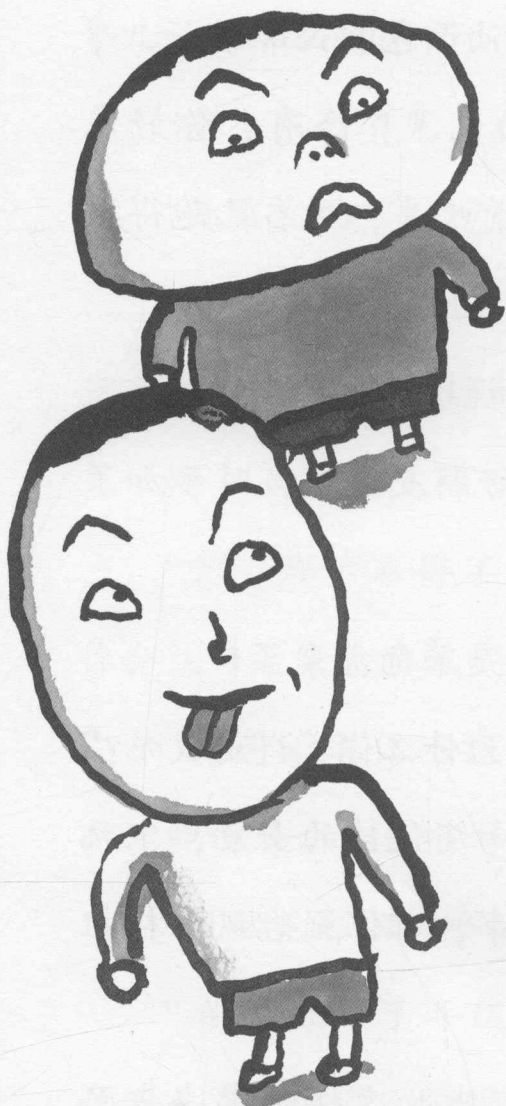
信吾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当时参加了接力赛。

“所以，肯定是笨龟你拿了！”

“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觉得是我呢？”

小瞳虽然是寺庙住持的女儿，但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，都像强台风一样粗暴迅猛。

“不行！你不能做这样的事。我必



须去告诉老师!”

小瞳又在走廊里奔跑起来。

进了教室，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。

我也和刚到学校的信吾聊起了奖杯消失的话题，还说到小瞳对我的怀疑。

但是包括信吾在内，所有的





人都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信吾说：“你这家伙，也敢提这件事啊？龟吉，你到底把奖杯藏哪儿了？”

“怎么你也这么说？”

“开玩笑呢！”

信吾接着说：“你呀，真要是做了那样的事，就没人和你做朋友了。好了，让它过去吧。”

“笨蛋，已经说出口的话，能那么轻易收回吗？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知道了。”

“什么‘好的好的’？发生了丢奖杯这样的大事，大家当然会议论纷纷。”

就如我说的那样，周围一片骚动。

全班人都用愤怒的眼光看着我，议论纷纷。

“真蠢！死龟吉。”

“可是，信吾，如果奖杯丢了，班里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吗？那应该是传言吧？”

“不是传言，实际上真的发生过。”

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信吾，你也相信会那样吗？”

“哗啦”一声，门开了。小瞳拽着小堀老师的手臂进了教室。

大家急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我终





于松了一口气。

老师首先问我们奖杯是什么时候丢的。



于是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着。

有人说：“对，我记得昨天早晨还在

的。”

也有人说：“昨天吃中饭时好像还看见了呢。”

还有人说：“没有，昨天就不见了。”

所有的人都记得不是特别清楚。

这时，一个怪怪的声音嚷道：“最近好像一直都没见过吧！”

小堀老师叹了口气：“不管你们想到了什么，或是注意到了什么，都要来告诉我。如果有人开玩笑把它藏起来了，也要先来告诉我，然后再真诚地向大家道歉。”

小堀老师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可是



认真的哦——不要再找‘嫌疑犯’了。

就说这么多！”

小堀老师刚一说完，就听到有人在叫：“好的，好的，老师。”

小堀老师根本没打算叫谁，小瞳却站了起来。

“如果再也找不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听到小瞳这么说，全班同学再次骚动起来。

“安静！‘怎么办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可是，老师，那个传言……”小瞳紧张地说道。

“好了，那只是一个传言罢了。现

在这个时候还有人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吗？”

小堀老师说完，怒视着大家。

“的确，很久以前，有个班在接力赛上获胜了，那个班的一个孩子摔坏了奖杯，后来就出了交通事故。但是，那只是一个偶然事件，事情也过去十年了，不过是个传言罢了。”

“老师不应该说这些。您这么一说，就承认有这样的事实了，也就暗示会有这样的诅咒了。”小瞳一脸严肃的表情。

因为小瞳的家就在寺庙边上，所以她可能很在意这种诅咒，何况寺庙的后



面还有墓地呢。

我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包括信吾在内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很难看。

我却一点也不在意，因为我不信。

与之相比，还有一件让我更在意的事情。

那就是，教室里有一个座位空在那里。那是我非常喜欢的同学石垣景子的座位。



她怎么了？感冒了吗？

这才是我现在最关心的事情。



## 2. 景子的托付



我刚回到家，妈妈和妹妹小浓就满脸坏笑地走了过来。

“龟吉，刚才有个电话。电话里那个孩子说她叫石垣景子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了！她让你一回家马上给她回个电话。”

“真厉害啊，哥哥谈恋爱了！”小浓兴奋地拍着手说道。

小浓刚上一年级，和景子、小瞳都很要好。

“快点儿回电话吧！”妈妈催促我。

我只能假装不在意：“呀，没什么，不用那么着急！我先去放书包。”

脸上虽然平静，可是我的心却“怦怦”乱跳。

我回电话过去，是景子的妈妈接的。

“等一下哦。”她妈妈说。



过了一会儿，电话里传来景子的声音：“啊，龟吉，不好意思，你现在能来我家吗？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可以了！哪怕是刮台风，或是地震，为了景子你，我也在所不辞！”

景子却说：“没那么严重，何况也没刮什么台风啊！”

“哈，我知道了。”

我挂断电话，准备出门。

“妈妈，我去一趟景子那儿。”

我冲着妈妈喊了一声，骑上自行